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13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难忘扁豆

□南京 廖志刚

扁豆,在南通是寻常蔬菜,可在南京却是稀有品。菜市场里寻寻觅觅鲜有卖扁豆的,与它热闹的同门亲戚豇豆相比,委实寂寞小众许多。

在南通农村,扁豆几乎家家户户都种。它安静低调,适应力强,从不挑拣占用方整的土地,房前屋后的角落随便点几粒种子就蓬勃生长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这是郑板桥画室的一副对联。夏秋之季,扁豆顺着篱笆、围墙、树往上攀爬,密密匝匝、挤挤挨挨的绿叶,随风摇曳,白的、红的、紫色的小花素雅幽深,掩映在绿叶里,像俊秀的姑娘安静地美丽着。到了秋天,扁豆的果实开始饱满,一串串绿白、浅绿、粉红或紫红的扁豆挂在藤上,在阳光或露水里闪亮着,煞是惹人喜爱。

每年九、十月份,瘦矮的妈妈踮起脚尖够着身子极力去摘高处的扁豆,仿佛到天上摘取珍贵的礼物给儿子。从小到大,我最盼望的就是妈妈煮的扁豆饭了,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胃和记忆里。

记得高中寄宿,一个月回家一趟。一个秋天的周末,几个同乡同学骑着自行车结伴而行,回家拿下个月的粮油和伙食费。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学校伙食油水不多,又骑了二三十里的车,傍晚到家饥肠辘辘。刚进家精神一振,一股熟悉的扁豆饭香味再钻鼻底,当即直奔灶台,揭开锅盖就盛,一碗飞快见底,接着盛第二碗,狼吞虎咽还

未尝足味道,又添第三碗,站在锅台前三碗扁豆饭就下肚了。妈妈站在旁边看着我,笑着笑着流起了眼泪。儿子那穷凶极恶的吃相让她心疼了,那得是多饿啊,风卷残云连吃三碗饭都不眨一下眼睛。

现在城乡生活条件大为改善,人们把扁豆素饭升级为扁豆肉丁饭了。将五花肉切成了丁,煸炒出油后,把切好的扁豆倒入锅中,淋入酱油继续翻炒一会,倒入锅内与米一起焖煮。当煮饭的蒸汽外溢时,整个屋子飘着撵不掉的香味。揭开锅挑一小勺,那扁豆的清香和肉丁的咸香刺激着味蕾,每一粒米都油润饱满,一口下去,滑而不腻,油而不肥,香中带咸,真真儿打嘴也不罢啊。

其实,南通人爱吃扁豆饭,哪里只是在吃味道。每个南通人的内心深处,都藏着一碗最爱的扁豆饭。它是一份乡愁,一份妈妈的爱,还有家的记忆。端起一碗小小的扁豆饭,胃和心都被满足治愈了。不论家乡如何变迁,香喷喷的扁豆饭,总会指引着我们找到故乡的小屋、儿时的伙伴。

扁豆,多像英雄莫问出处的平凡人,处在生活的边缘、角落,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,随遇而安,不争不怨,默默向上,每走一步都是迎着光。它让我们懂得了感恩和珍惜。每天可以与家人闲坐,一日三餐,平静生活,便是幸福幸运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这时节,来一碗扁豆肉丁饭岂不美哉?

## 少年不识海

□南京 邵小华

远远地就能望见那片浩瀚的森林,东向大海绵延,南接桅杆影绰的渔港,西边是炊烟袅袅的村庄,还有无垠的田畴,春绿如碧,秋卷金浪。

说的是范仲淹筑堤踏足过的苏北黄海边,一个曾叫作知青林场的地方。上世纪70年代初,一个6岁的男童,随父母从城里举家下放到这里。

在那片森林边,男童长成了少年。森林在他心中也由神秘变为依恋。尤其在夏日,骄阳似火,少年和他的小伙伴们上学,都会抄林间芳草萋萋的小道。一棵棵挺拔翠绿的水杉树掩天蔽日,俨然一把把硕大无比的遮阳伞,一路馈赠着他们荫凉。林间蝉鸣鸟啾,杂草生花,是少年眼中的童话世界。

秋天,整个树林会被大自然染成一片金黄色,落叶簌簌,满地斑斓。如果这时用相机随意拍,每一幅都会是令人惊艳的摄影作品。一条不知名的河流平静地穿林而过,里面会惊现长相特别的鱼,从大人那里,少年知道了那是迷路的海鱼,不小心洄游进了内河。这里兜兜转转的河汊沟渠,每一条都与大海沾亲带故。

对贪玩的少年来说,这片森林就是他和小伙伴们的乐园。树下挖蝉蛹,树上掏鸟窝,草地上打扑克,河湾里洗野澡,样样都其乐无穷。河水深处有一方大大的池塘,菱叶连连的时候。少年他们会趁看林人午休,悄悄划走他的小船去偷采菱角。小船两侧的水面,倒映着云天与树冠的清丽影像,被他们慌乱的桨叶,一会儿搅碎,一会儿还原。

少年一直向往看到大海。不知听谁说,沿村边那排树向东数到第一千棵,就能看见大海。一个午后,少年和小伙伴华祝当真去数过一回树,当数到约七百棵时,一条铺满碎石子的海堤公路横亘在面前。华祝大两岁,道旁路牌上的字他认得,往南去南通,往北去盐城。越过公路,脚下的小路突然消失,泥土变得湿软,再想想那两个陌生的城市名字,吓退了他俩继续寻找大海的脚步。

每年深秋,村里都有水泥船队去海边打芦苇。芦苇是村民们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,既可充当过冬的柴火,也可编成芦席,用作盖房或晾晒农作物。11岁那年的深秋,父亲终于答应带少年随船下海。许是第一次观海兴奋,许是怕父亲临行反悔,少年凌晨五点就起床登了船。但真抵海边时,他却失望极了,没有课本插图上的海天一色,没有想象中的浪涛拍岸,更没有巨轮穿梭。放眼望去,除了遍地火红的盐蒿子,就是随风舞蹈的芦苇荡,沼泽地般的滩涂上,搁浅着三三两两的渔船,数不清的觅食野鸟起起落落。少年自然不会知道,那一刻,他已成为一名幸运者,见证了这片未来世界自然遗产之地最天然、最少女的模样。

很快天色黄昏,装满芦苇的水泥船队开始返程,像一座座草房子漂移在水上。少年躺在高高的芦苇堆上,心里仍在咀嚼刚才对大海的失望。突然,一种从未听过的轰隆隆声开始撞击他耳鼓,由远而进,低沉而磅礴,仿佛千军万马从后面追击而来。船尾把舵的邻居大伯冲少年嚷道,涨潮了,涨潮了,这是潮声,白天我们打草的潮间带现在全变成大海了!少年赶紧起身,拼命回望,可船队已过河间进入内河,暮色中大海的方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就这样,少年的第一次看海变成了听海,与大海的真容擦肩而过。

这个少年就是我。时光如电,一别四十余年。那片森林,如今已蝶变成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,4A级景区;那片海滩,也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条子泥,属于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滩涂湿地的核心区,一年四季游人如织。去年八月,在海边景区上班的华祝给我发来微信,邀我回故地消暑度夏,一叙旧情,说儿时的地方如今很美。因疫情原因,我最终未能成行,但心已上路,并给了华祝一条很诗意的回复:那树那海那人,在我心中,一直是这世上最美的风景,没有之一。

岁月弦歌

## 南京的夜景

□南京 王晨睿

南京的夜景很美。

每次洗完澡后,我都爱坐在飘窗上欣赏片刻南京的夜景。此时,手边音乐盒里播放着《小夜曲》,我眺望远方,细细品味着夜幕下的南京。

今天的月亮很害羞,和群星们都躲在了云朵里,发光的,只有灯。楼下近处,是几家我常路过的小店,许是因为入夜了,没什么人,就早早关了门。远处就不同了,一条光带,坐落在明城墙旁,这是一条“银河”,还在“流动”着。“银河”旁有一座塔,塔里点着不灭的灯,不由让人联想到《西游记》中托塔李天王的七宝玲珑塔。再往“源头”去,估计就是日夜川流不息的夫子庙和老门东了吧。在那里,几千年的历史从耳边呼啸而过,转眼间,古人还在眼前。

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这么多年,金陵历尽沧桑,早已不似从前,“前三国,后六朝,草生宫阙何萧萧!”

金陵琐记

## 情系米兰

□邳州 骆红芹

喜欢米兰,喜欢那种淡淡的清香。

与米兰结缘是在多年前,无意看到一首小诗《五律米兰花》:“庭置一株兰,厅堂高雅真。四时观艳美,满屋品清鲜。萼小娇香溢,枝丰翠叶旋。人生岂祈寿?赏玉化成仙。”想养一盆于家中,无攀庸附雅之意,只为那一丛淡淡的悠香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,我在回家的路上,看见一老农骑着三轮车沿街道叫卖,顺口问了一句:“有米兰吗?”老人回答说:“有,可巧了,今天才进的,你下来看看。”我停下车,老人也停下了,从车上搬下来两盆。我眼前一亮:好漂亮的造型,枝叶交错,绿得透亮,绿叶中那一束束米粒大小的花儿,随着花盆的移动,香气四散。

这时我才看清了老人是残疾,身上穿着某某机械厂的破旧工装,左臂袖子空了半截。老人看见我盯着他的空袖管,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解释:“当年在厂里上夜班,操作机器不当,出了事故,截掉了,可咱又不能赖厂里一辈子,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。什么干过,这几年体力不支,就干起了卖花的生产,赚点差价。”

我问了一下价格,还好,不贵,就搬了一盆放在车上。正当我要走的时候,被老人叫住了。他说:“你等一下,我告诉你这花怎么养。到家里先换盆,放在通风处,把枝叶都剪

微情一刻

## 橘子红了

□浙江台州 余喜华

又到一年橘子红。周末,云淡风轻,阳光和煦,骑上单车,沿永宁江绿道,一路向西。

永宁江又名澄江,取江水澄澈之意,是黄岩人的母亲河,全长八十余公里,旧有“九曲澄江似白练”之说。在永宁江闸修筑以前,每逢涨潮时,海潮可溯江而上直至潮济,而两岸不断受海水和淡水交替冲刷的江岸平原,土壤咸淡适中,很适合柑橘生长。如今海潮虽已被挡在了闸外,但江水清澈,成为名副其实的澄江。眼下,这宁静清澈的江水,给流域内百姓带来橘果飘香的丰收喜悦。

一路行去,但见江岸绿树成荫、郁郁葱葱,间或有几片红叶点缀其中,那是秋的色彩。江上不时有白鹭掠过水面,时而低空滑翔,时而展翅冲天,时而引吭高歌,时而婉转低吟,使泛着层层微波的灵动江面更加蓬勃。江风徐徐,不时轻拂我们的脸颊,随风飘来许多不知名野花的芳香,令人生出几番迷恋。

骑行约十公里,就到了黄岩蜜橘始祖地,映入眼帘的即是万亩中国柑橘观光园。橘树成片成林,千株万株,一眼望不到边,一串串金黄色橘果挂满枝头,累累下垂,殷红如火,橘香四溢。真是“君家池上几时栽,千树玲珑亦富哉;荷尽菊残秋欲老,一年佳处眼中来”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在地垄的引导下入园采摘,边摘边吃,畅快淋漓。

一阵猛吃后,肚子渐渐鼓了起来,就坐在地垄边橘树下歇息,不禁想起了第一次吃

橘子的情景。

虽然生在橘乡,长在橘乡,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一切以粮食为纲,黄岩的橘子产区局限在澄江两岸,老家所在的村庄,并不产橘子。记得八九岁那年的橘子成熟季,黄岩罐头厂招收临时性的剥橘工,母亲为了补贴家用,应聘去了厂里。每天,母亲一大早就出门,到了傍晚才回家。一天,回来很晚的母亲从布袋里掏出几个橘子,分给我们兄妹每人两个,我才第一次品尝到橘子的滋味。此后的日子,每日当太阳快要落山,我就坐在家门口的地坎头,翘首村口出现母亲的身影。终于在橘季结束时,母亲完成了罐头厂的工作,回家那天又给我们带回一些橘子,让我们兄妹兴奋了许多天。

此后几年,每到秋天,总是希望母亲再去罐头厂打工,但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直到分田到户后,父亲在自家的田边种下几棵橘树,等到小树长大结出黄澄澄的果子,我们才再次吃到橘子。

思绪回归现实,抬头仰望不远处的山峦,“石大人”正翘首企盼,眼神戚戚,恒心不改,海枯石烂般坚守。犹如父母一样无数勤劳的家乡人民,千百年来,以大无畏的勇气,高山出平湖,海口筑堤坝,将洪荒之地改造成粮食满仓、橘香满园的鱼米之乡。而今,澄江两岸更成为人们采摘、观光、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四时有景